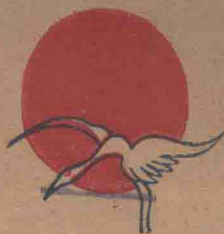


分類標點白話詳註

經史百家雜鈔

許嘯天整理



新式標點
白話詳註

經史百家雜鈔

曾國藩編纂

李鴻章校刊
許嘯天點註

傳誌

(史記)項羽本紀

項籍者，下相人也。字羽。初起時，年二十四。其季父項梁，梁父卽楚將項燕，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。項氏世世爲楚將，封於項，故姓項氏。項籍少時，學書不成，去學劍，又不成。項梁怒之，籍曰：「書足以記名姓而已。劍一人敵，不足學。學萬人敵！」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，籍大喜。略知其意，又不肯竟學。項梁嘗有櫟陽逮，乃請蕲獄掾曹咎，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，以故事得已。項梁殺人，

與籍避仇於吳中。吳中賢士大夫，皆出項梁下。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，項梁常爲主辦，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，以是知其能。秦始皇帝游會稽，渡浙江，梁與籍俱觀。籍曰：『彼可取而代也！』梁掩其口曰：『毋妄言，族矣！』梁以此奇籍。籍長八尺餘，力能扛鼎，才氣過人，雖吳中子弟，皆以憚籍矣。（以上籍微時事）

秦二世元年七月，陳涉等起大澤中。其九月，會稽守通謂梁曰：『江西皆反，此亦天亡秦之時也。吾聞先卽制人，後則爲人所制，吾欲發兵，使公及桓楚將。』是時桓楚亡在澤中，梁曰：『桓楚亡，人莫知其處，獨籍知之耳。』梁乃出，誠籍持劍居外待。梁復入，與守坐，曰：『請召籍，使受命召桓楚。』守曰：『諾。』梁召籍入，須臾，梁胸籍曰：『可行矣！』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。項梁持守頭，佩其印綬，門下大驚，擾亂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，一府中皆懼伏，莫敢起。

梁乃召故所知豪吏，諭以所爲，起大事，遂舉吳中兵，使人收下縣，得精兵八千人。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、侯司馬，有一人不得用，自言於梁。梁曰：『前時某喪，使公主某事，不能辦，以此不任用。』衆乃皆伏。於是梁爲會稽守，籍爲裨將，徇下縣。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，徇廣陵，未能下。聞陳王敗走，秦兵又且至，乃渡江，矯陳王命，拜梁爲楚王上柱國。曰：『江東已定，急引兵西擊秦。』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。（以上梁籍殺會稽守，舉兵吳中渡江而西。）

聞陳嬰已下東陽，使使欲與連和俱西。陳嬰者，故東陽令史，居縣中，素信謹，稱爲長者。東陽少年殺其令，相聚數千人，欲置長，無適用，乃請陳嬰。嬰謝不能，遂彊立嬰爲長。縣中從者得二萬人。少年欲立嬰便爲王，異軍蒼頭特起。陳嬰母謂嬰曰：『自我爲汝家婦，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。今暴得大名，不

祥。不如有所屬，事成，猶得封侯；事敗，易以亡，非世所指名也。」嬰乃不敢爲王，謂其軍吏曰：「項氏世世將家，有名於楚，今欲舉大事，將非其人不可。我倚名族，亡秦必矣。」於是衆從其言，以兵屬項梁。項梁渡淮，黥布、蒲將軍亦以兵屬焉。凡六七萬人，軍下邳。當是時，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，軍彭城東，欲距項梁。項梁謂軍吏曰：「陳王先首事，戰不利，未聞所在。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，逆無道。」乃進兵擊秦嘉。秦嘉軍敗走，追之至胡陵。嘉還戰，一日嘉死，軍降。景駒走死，梁地。項梁已并秦嘉軍，軍胡陵，將引軍而西。（以上項梁並有陳嬰、黥布、蒲將軍、秦嘉等軍。）

章邯軍至栗，項梁使別將朱雞石、餘樊君與戰。餘樊君死，朱雞石軍敗，亡走胡陵。項梁乃引兵入薛，誅雞石。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，襄城堅守不下，已拔，皆抗之，還報項梁。項梁聞陳王定死，召諸別將會薛計事。此時沛公亦起

沛往焉。居鄴人范增，年七十，素居家，好奇計，往說項梁曰：「陳勝敗，固當。夫秦滅六國，楚最無罪。自懷王入秦不反，楚人憐之至今。故楚南公曰：『楚雖三戶，亡秦必楚也。』今陳勝首事，不立楚後而自立，其勢不長。今君起江東，楚讜起之將，皆爭附君者，以君世世楚將，爲能復立楚之後也。」於是項梁然其言，乃求楚懷王孫心，民間爲人牧羊，立以爲楚懷王，從民所望也。陳嬰爲楚上柱國，封五縣，與懷王都盱台。項梁自號爲武信君。（以上項氏立楚懷王）

居數月，引兵攻亢父，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，大破秦軍於東阿。田榮卽引兵歸，逐其王假，假亡走楚。假相田角亡走趙。角弟田間故齊將，居趙不敢歸。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。項梁已破東阿，下軍，遂追秦軍，數使使趣齊兵，欲與俱西。田榮曰：「楚殺田假，趙殺田角，田間乃發兵。」項梁曰：「田假

爲與國之王，窮來從我，不忍殺之。趙亦不殺田角、田間，以市於齊。齊遂不肯發兵助楚。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，屠之。西破秦軍濮陽東，秦兵收入濮陽。沛公、項羽乃攻定陶。定陶未下去，西略地至雒丘，大破秦軍，斬李由。還攻外黃，外黃未下。項梁起東阿，西北至定陶，再破秦軍。項羽等又斬李由，益輕秦，有驕色。宋義乃諫項梁曰：「戰勝而將驕，卒惰者敗。今卒少惰矣，秦兵日益，臣爲君畏之。」項梁弗聽，乃使宋義使於齊，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，曰：「公將見武信君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臣論武信君軍必敗，公徐行，卽免死，疾行則及禍。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，擊楚軍，大破之。定陶，項梁死。沛公、項羽去外黃，攻陳留，陳留堅守不能下。沛公、項羽相與謀曰：「今項梁軍破，士卒恐。」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。呂臣軍彭城東，項羽軍彭城西，沛公軍碭。章邯已破項梁軍，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，乃渡河擊趙，大破之。（以上齊不

助楚，項梁敗死。

當此時，趙歇爲王，陳餘爲將，張耳爲相，皆走入鉅鹿城。章邯令王離、涉閒圍鉅鹿。章邯軍其南，築甬道而輸之粟。陳餘爲將，將卒數萬人，而軍鉅鹿之北。此所謂河北之軍也。楚兵已破於定陶，懷王恐，從盱台之彭城，并項羽、呂臣軍自將之。以呂臣爲司徒，以其父呂青爲令尹，以沛公爲碭郡長，封爲武安侯，將碭郡兵。初，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，在楚軍，見楚王曰：『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。』居數日，軍果敗。兵未戰而先見敗徵，此可謂知兵矣。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，因置以爲上將軍。項羽爲魯公，爲次將，范增爲末將，救趙。諸別將皆屬宋義，號爲卿子冠軍。行至安陽，留四十六日不進。項羽曰：『吾聞秦軍圍趙，王鉅鹿，疾引兵渡河，楚擊其外，趙應其內，破秦軍必矣。』宋義曰：『不然。夫搏牛之蝱，不可以破蟻。今秦攻趙，戰勝則兵罷，我乘

其敝，不勝，則我引兵鼓行而西，必舉秦矣。故不如先鬪秦。趙夫披堅執銳，義不如公，坐而運策，公不如義。因下令軍中曰：『猛如虎，狠如羊，貪如狼，彊不可使者，皆斬之。』乃遣其子宋襄相齊，身送之。至無鹽，飲酒高會，天寒大雨，士卒凍飢。項羽曰：『將勦力而攻秦，久留不行。今歲飢民貧，士卒食芋菽，軍無見糧，乃飲酒高會，不引兵渡河。因趙食，與趙并力攻秦，乃曰乘其敝。』夫以秦之彊，攻新造之趙，其勢必舉趙。趙舉而秦彊，何敝之承？且國兵新破，王不安席，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，國家安危，在此一舉。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，坐非社稷之臣。』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，卽其帳中斬宋義頭，出令軍中曰：『宋義與齊謀反楚，楚王陰令羽誅之。』當是時，諸將皆懼服，莫敢枝梧，皆曰：『首立楚者，將軍家也。今將軍誅亂。』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，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，殺之。使桓楚報命於懷王，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。當陽君

蒲將軍皆屬項羽。項羽已殺卿子冠軍，威震楚國，名聞諸侯，乃遣當陽君、蒲將軍將卒二萬，渡河救鉅鹿。戰少利，陳餘復請兵。項羽乃悉引兵渡河，皆沈船破釜，燒廬舍，持三日糧，以示士卒必死，無一還心。於是至則圍王離，與秦軍遇，九戰，絕其甬道，大破之，殺蘇角，虜王離。涉閒不降楚，自燒殺。當是時，楚兵冠諸侯。諸侯軍救鉅鹿，下者十餘壁，莫敢縱兵。及楚擊秦，諸將皆從壁上觀，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。楚兵呼聲動天，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。於是已破秦軍，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，無不膝行而前，莫敢仰視。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，諸侯皆屬焉。（以上項羽殺宋義，破秦兵於鉅鹿，爲諸侯上將軍。）

章邯軍棘原，項羽軍漳南，相持未戰。秦軍數卻，二世使人讓章邯。章邯恐，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，留司馬門三日。趙高不見，有不信之心。長史欣恐，還走

其軍，不敢出故道。趙高果使人追之，不及。欣至軍報曰：「趙高用事於中，下無可爲者。今戰能勝，高必疾妒吾功，戰不能勝，不免於死。願將軍孰計之！」陳餘亦遣章邯書曰：「白起爲秦將，南征鄢郢，北抗馬服，攻城略池，不可勝計，而竟賜死。蒙恬爲秦將，北逐戎人，開榆中地數千里，竟斬陽周。何者？功多秦不能盡封，因以法誅之。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，所亡失以十萬數，而諸侯並起，滋益多，彼趙高素諛日久，今事急，亦恐二世誅之，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，使人更代將軍，以脫其禍。夫將軍居外久，多內卻，有功亦誅，無功亦誅！且天之亡秦，無愚智皆知之。今將軍內不能直諫，外爲亡國將，孤特獨立而欲常存，豈不哀哉？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，約共攻秦，分王其地，南面稱孤，此孰與身伏鈇質，妻子爲僇乎？」章邯狐疑，陰使侯始成使項羽欲約。約未成，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，軍漳南，與秦戰，再破之。項羽悉引兵

擊秦軍汧水上，大破之。章邯使人見項羽，欲約。項羽召軍吏謀曰：『糧少，欲聽其約。』軍吏皆曰：『善。』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。已盟，章邯見項羽而流涕，爲言趙高。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，置楚軍中。使長史欣爲上將軍，將秦軍爲前行，到新安。諸侯吏卒異時故繇，使屯戍過秦中，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。及秦軍降諸侯，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，輕折辱秦吏卒。秦吏卒多竊言曰：『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，今能入關破秦，大善；卽不能，諸侯虜吾屬而東，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。』諸將微聞其計，以告項羽。項羽乃召黥布、蒲將軍計曰：『秦吏卒尙衆，其心不服，至關中不聽，事必危，不如擊殺之。而獨與章邯、長史欣、都尉翳入秦。』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。（以上項羽受章邯之降，坑秦降卒。）

行略定秦地，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，又聞沛公已破咸陽。項羽大怒，使當

陽君等擊關，項羽遂入，至于戲西。沛公軍霸上，未得與項羽相見。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：『沛公欲王關中，使子嬰爲相，珍寶盡有之。』項羽大怒曰：『旦日饗士卒，爲擊破沛公軍。』當是時，項羽兵四十萬，在新豐鴻門。沛公兵十萬，在霸上。范增說項羽曰：『沛公居山東時，貪於財貨，好美姬。今入關，財物無所取，婦女無所幸，此其志不在小。吾令人望其氣，皆爲龍虎成五采，此天子氣也，急擊勿失。』楚左尹項伯者，項羽季父也，素善留侯張良。張良是時從沛公，項羽乃夜馳之沛公軍，私見張良，具告以事，欲呼張良與俱去，曰：『毋從俱死也。』張良曰：『臣爲韓王送沛公，沛公今事有急，亡去不義，不可不語。』良乃入，具告沛公。沛公大驚曰：『爲之奈何？』張良曰：『誰爲大王爲此計者？』曰：『鯁生說我曰：距關毋納諸侯，秦地可盡王也，故聽之。』良曰：『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？』沛公默然曰：『固不』

如也，且爲之奈何？張良曰：「請往謂項伯，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。」沛公曰：「君安與項伯有故？」張良曰：「秦時與臣游，項伯殺人，臣活之。今事有急，故幸來告良。」沛公曰：「孰與君少長？」良曰：「長於臣。」沛公曰：「君爲我呼入，吾得見事之。」張良出要項伯，項伯卽入見沛公。沛公奉卮酒爲壽，約爲婚姻，曰：「吾入關，秋毫不敢有所近，籍吏民，封府庫，而待將軍，所以遣將守關者，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。日夜望將軍至，豈敢反乎？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！」項伯許諾，謂沛公曰：「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。」沛公曰：「諾。」於是項伯復夜去，至軍中，具以沛公言報項王。因言曰：「沛公不先破關中，公豈敢入乎？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，不如因善遇之。」項王許諾。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，至鴻門，謝曰：「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，將軍戰河北，臣戰河南，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，得復見將軍於此。今

者有小人之言，令將軍與臣有卻？項王曰：「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，不然，籍何以至此？」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。項王、項伯東嚮坐，亞父南嚮坐。——亞父者，范增也。——沛公北嚮坐，張良西嚮侍，范增數目項王，舉佩玉玦以示之者三，項王默然不應。范增起，出，召項莊，謂曰：「君王爲人不忍，若入前爲壽，壽畢，請以劍舞，因擊沛公於坐，殺之不者，若屬皆且爲所虜！」莊則入爲壽，壽畢，曰：「君王與沛公飲，軍中無以爲樂，請以劍舞。」項王曰：「諾。」項莊拔劍起舞，項伯亦拔劍起舞，常以身翼蔽沛公，莊不得擊。於是張良至軍門，見樊噲，樊噲曰：「今日之事何如？」良曰：「甚急！今者項莊拔劍舞，其意常在沛公也。」噲曰：「此迫矣！臣請入，與之同命。」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，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，樊噲側其盾以撞，衛士仆地，噲遂入，披帷西向立，瞋目視項王，頭髮上指，目眦盡張。項王按劍而跽曰：「客何爲者？」

張良曰：『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。』項王曰：『壯士！賜之卮酒。』則與斗卮酒。噲拜謝，起立而飲之。項王曰：『賜之彘肩。』則與一生彘肩。樊噲覆其盾於地，加彘肩上，拔劍切而啗之。項王曰：『壯士能復飲乎？』樊噲曰：『臣死且不避，卮酒安足辭？夫秦王有虎狼之心，殺人如不能舉，刑人如恐不勝，天下皆叛之。懷王與諸將約曰：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。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，毫毛不敢有所近，封閉宮室，還軍霸上，以待大王來，故遣將守關者，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。勞苦而功高如此，未有封侯之賞，而聽細說，欲誅有功之人，此亡秦之續耳！竊爲大王不取也。』項王未有以應，曰：『坐。』樊噲從良坐。坐須臾，沛公起如廁，因招樊噲出。沛公已出，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。沛公曰：『今者出未辭也，爲之奈何？』樊噲曰：『大行不顧細謹，大禮不辭小讓。如今人方爲刀俎，我爲魚肉，何辭爲？』於是遂去，乃令張良留。謝良問曰：『

大王來何操？』曰：『我持白璧一雙，欲獻項王；玉斗一雙，欲與亞父。會其怒，不敢獻，公爲我獻之。』張良曰：『謹諾。』當是時，項王軍在鴻門下，沛公軍在霸上，相去四十里。沛公則置車騎，脫身獨騎，與樊噲、夏侯嬰、靳彊、紀信等四人，持劍盾步走，從麗山下道芷陽間行。沛公謂張良曰：『從此道至吾軍，不過二十里耳。度我至軍中，公乃入。』沛公已去，閒至軍中。張良入謝曰：『沛公不勝楛杓，不能辭，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，再拜獻大王足下。玉斗一雙，奉再拜大將軍足下。』項王曰：『沛公安在？』良曰：『聞大王有意督過之，脫身獨去，已至軍矣。』項王則受璧，置之坐上。亞父受玉斗，置之地，拔劍撞而破之，曰：『唉！豎子不足與謀。奪項王天下者，必沛公也。吾屬今爲之虜矣！』沛公至軍，立誅殺曹無傷。（以上項王宴沛公於鴻門）

居數日，項羽引兵西屠咸陽，殺秦降王子嬰，燒秦宮室，火三月不滅，收其貨